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八

國是一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

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大夫論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

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强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

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illegible]肯之言則察而遂之使貢諫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謗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来　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攘臂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寞

典閫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　先
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
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
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
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
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
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
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
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
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已地及遭通丧之時則必曲
為說詞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

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逐奸計畧為虛辭一見 俞允歉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辭三尺童子且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

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下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巳地也群臣起服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俟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

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
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
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
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
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
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
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
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
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
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宮撕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靦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採衆言定　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瓊

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濂錦衣衛副千戶鄭璽整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

寧道右參議李淮分巡西寧道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真知灼見而發為議論所以定國公是也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為令永行遵守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三忠順王韃靼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藉聲勢勒取物貨西域諸國積成讐恨二也其國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遥遠我難為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積彊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於敗亡矣是以世方再傳遽為俘虜節年經畧費我財力隨

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即亡國之人不宜復求再求安定王孫把剌即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剌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剌即其詳未悉奄克孛剌故子乩吉孛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於得其人而難於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乜剌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後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蕃盛乜剌係罕慎至親哈剌灰畏兀兒兵力疆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為賞犒不至大

費陜巴之復國部落尚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阿赤地方迎遇瓦剌達子緣奄克孛剌係罕慎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陜巴方能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彭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番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剌賞誘瓦剌為我鄉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為証鑑目今哈剌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乜為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瓦剌聯姻於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寇苦峪勍敵增矣土魯

并又無新立內爭之禍特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剌即立罕慎者以立亂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士馬彫敝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遣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復拒　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剌即與吉孛羅其前日之陝巴罕慎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與諸夷勢方犄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

宗廟丘墟城池堋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於我是割已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守成之兵與　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絶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已量力隨事制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欵未允之䟽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諭我寄住之番放出先人齎回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䟽反覆以理勢經權為言尤以脩內治為本是即仲淹盟好為權宜攻守為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　今

日急務正在於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
議呈奏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衄衆而輒求通順實
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
容其貢使降　勑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
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姦用羈縻之術以
緩其謀彼聽順縱欲反覆數年乘此閑暇脩我邊備
嚴我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於兵與食
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
甘州山永涼鎮抽選隻身應役遠逃不時范仲淹所
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久則怨
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

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　今日之兵遞迭或可免乎肅州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范仲淹所謂代兵乂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輸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乏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以　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畧並行不悖兵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懈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

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遏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尾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沙瓜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必從之念哈剌灰畏兀兒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於此時擇把剌即及亂吉孛羅若守材識孰可統民為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於二族不可則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回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并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於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稍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

然後議修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蓄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達賊無警之時轉處衣糧牛種賞犒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剌隨任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　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警聽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間俻復處置節目事宜悉聽臨時就事議處奏　請定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

焦思經略十有五年矣而功緒就彼何時也尚難之
與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
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
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未能有為於　今日而責效於十五年之
後亦難矣唐澤劉濂等之言曰即今議處土魯番占
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
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
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
為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
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

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馬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望而還彼之逆酋方張二也我失虎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地界羣兇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疆驅垂卜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挈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

守則我難乂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
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　皇帝息兵交趾
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
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
上以古為鑑以　祖為法以許貢為權宜索還城池
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効順之
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
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廣屯塞下
以濬足食之源候我無不備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
然後惟　皇上之欲為保全剌乜苦峪城爪沙與哈
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復我　太宗之舊規成　孝

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陷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與發何道饋輓天德於京師最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為 皇上今日獻若高談衛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繫不可不察臣嘗反復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

臣親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之仁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其曰順則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師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又曰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蓋欲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尤集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殘破之餘竭籌畫救補之力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之入寇遣撻雖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

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無聊每欲踈乞養病臣再三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拒之議專恃兵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竟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 皇上以堯舜敷德格苗為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為羣言搖惑特 勑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處置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為國是著於籍冊頒行甘肅令鎮巡官謄寫懸掛公署永為遵守仍 勑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訪求識見如唐澤者推用接管處置則畫一之法世守

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矣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疏　　浦鋐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猶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闘大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羣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縻亂天下殘傷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

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雄銳之羽翼乃罷遣閑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適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摧折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阻撓大臣展布之誠政下閣臣章疏累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夤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

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臣
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
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
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
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
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
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
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
也　陛下整紛未久殷鑒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
心耶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
仕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

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其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

迓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昇
平之治可復望於　今日矣

明大姦以廣言路疏　　李學曾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失周萬世之慮不
設丞相分列六部都察院以及諸司各守其職勢不
相軋一切政事各自請　旨奉行無敢侵越至我
太宗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事擬議於內者階
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分職授事則無總
攝之弊況　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
關聯六部諸司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欵弊以警
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視方岳入則

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其道不繫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預知也此皆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也况官小則勉於其職員衆則爭於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人人盡箝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遠也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治國體以隆新政事其所言原任兵科給事中史道與大學士楊廷和訐奏事情臣等不暇深論今但即澤所奏有乖於　祖宗成憲陰逞大奸之計中傷言官樹威立黨欲塗　朝廷耳目之司以壅蔽　陛下

聰明之德數大罪為　陛下言之夫六科為　天子
親吏叙進遷轉俱疏名請　旨吏部不得預聞也考
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亦不得與舉置也至於御
史以監察冠銜始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刑名授
職既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奸避事
情由合呈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事不盡由都御史
也至於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
即劾仍回避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
得箝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察院所可舉發十
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
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來成法

已定不知澤何所見而一旦欲紊亂紛更以重立大
臣之威以圖奪 天子之權此其罪之大者也夫制
亂當謹於微除奸必防其細今澤謂大姦大惡關係
機密緊急事情方許科道官各另陳奏臣等誠不知
其可也使奸惡而至於大事情而至於緊急亦已晚
矣古之有國所以受莽操懿溫之禍而不能一一收
曲突徙薪之功者奸惡大事情急雖言之無及也凡
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大班面
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未聞必
中外臣奸貪至於負國殃民然後科道始會本劾之
[illegible]澤所云也我 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

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有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
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必如澤言
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拘之人或奸邪憸巧
之黨蠱惑衆聽瞶主一說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
況科道有所舉也其不被舉者必嫉之曰此市恩也
其有所劾也被劾者豈肯安然受之必曰彼報怨也
凡科道有言必中二者之毀是終無可舉可劾之事
況衆人者方以全大體為自安之計假公議為弭謗
之端凡仕宦通顯未嘗不護巳短而畏人言也去年
陛下即位斥逐羣奸而鯨鯢尤多漏網繼考京官而
狐鼠尚爾潛身如澤之言是箝制科道明用邪術甘

蹈交結朋黨擠排言路暗邀人心之罪而不顧也夫以文彥博執政而安唐介之劾司馬光議法而受蘇軾之辯公議大體固在忠良清正亦無損也為今之計正恐科道不言奸雄得肆而澤顧乃謂奸邪小人假言責而横行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上言大臣德政　太祖高皇帝之所深惡也澤乃歷數尚書喬宇等姓名而有同心恊德仰承　恩命日夜憂勞期荅　聖眷之語又感稱大學士楊廷和等内而輔養聖德外而賛理庶務尤忘身家之禍福力辭定策之封拜甘媚權要敢為比周而不知上有　天子之尊為可畏下有士大夫之公論不可違逞詖詞於滿紙

彝大奸以儌直不意今日之彭澤乃敢首犯　大祖
皇帝上言大臣德政之法不復顧也蘇須有言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君君長誰任其咎臣等正以今日
陛下春秋甚富謙讓未遑在位大臣正宜恪守　祖
宗之成法深懲盈滿之得禍以慰縉紳之望以篤神
明之祐而澤乃敢肆無忌憚面欺　人主欲以箝科
道之口幸矣哉我　太祖之不立丞相也若使如澤
等者為之臣等恐如古奸臣藏袖中不出之疏稱殿
上畫可之旨不知何以事　陛下何以制百官何以
自處其身矣且吏道之事既以奉　旨下吏部參看
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奉　旨下吏部

參看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巳自辯矣亦
非與澤有掛碍也既曰不知所言何事澤不必言也
廷和既訐道會救免王瓊陸完許泰等彼固以道為
罪矣澤亦從而訐之曰道救免王瓊陸完許泰等而
不救此三人者事在一史道況瓊乃澤之讐也吏部
參稱史道合咨送法司擬問猶存大體而澤乃曰拏
送法司道不足惜也啟言事得罪拏問之端則自澤
倡之也給事中徐景嵩陳江以論工部左侍郎趙璜
不得其言引疾相繼求去至高蹈也璜不知避安受
尚書之拜章儕論之是也而澤乃目為邪佞輕佻以
黨璜況儕論兵部奏擬江西功次冒濫心實銜之故

因以報僑臣等詳推澤之此舉可謂得扶同奏啟之
妙術下排擠言官之毒手矣臣等歷觀兵部之事自
澤受任以來奏擬事情不蒙 准允且以奏櫌斥之
者亦多矣彼每諉之曰 主上不見從內臣不肯依
今此奏之出何 旨意諄諄一一見從也臣等詳之
恐不盡出 陛下意也恐此事 陛下亦不盡知也
臣等六科十三道 陛下之耳目官也廣聰明防壅
蔽 陛下之所急也如知之肯令人箝制臣等於下
而致 陛下孤立於上不聞天下之是非不知百官
之奸正以遂朋黨之私乎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今日之六科十三道合行事宜 祖宗之成法一一

具在也今日 陛下之命臣下辭令所貴者在嚴簡
也 陛下春秋甚富謙讓未遑臣等願當論思代言
之責者事加慎重正以 陛下聖德日進回思今日
之事能不一一推問其事之 旨何以如此當時何
以如此則誰任其咎哉臣等尤願 陛下聰明躬攬
政柄威福不移不但知蘇須之有禮忿田蚡之除吏
而已況籍制科道正德年間自劉瑾始瑾猶知六科
係 內府之官但時假 武宗皇帝之命以制之十
三道御史則降 勅都察院俾御史不得徑自言事
後瑾誅死該御史舒晟等奏准革止而六科之事亦
題如舊不意今日文官中之彭澤乃為昔日內官中

之劉瑾内外倡和肱藏　聖明特降此旨以制言官臣等不足惜　祖宗成法自此變更　朝廷耳目自此壅蔽朋黨奸惡自此盛行則深可懼也縱使此旨遂行臣等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寧得罪　陛下安敢違　祖宗之法籍制同僚彼都察院吏部雖不可必其何如要之亦惟守其舊章而已是今彭澤所奏之　旨彭澤一人之所建明也伏望　聖明收回前旨察彭澤具奏之端如有附下罔上立黨行私情罪亦宜究治以懲不度之臣再乞　聖明特勅諸大臣及臣等言官有官守者務各安其職有言責者務各盡其忠以布　朝廷之德以安億兆之民勿徒以許

辯相高以權勢相軋壞祖宗之典貽身家之禍再照彭澤中年歷官頗有勞勩新政之初臣等科道連章舉薦誤蒙召用不意晚節大生謬戾邊虜橫行内寇蠭起不能調度得宜即時逐滅方且酣飲狂談招權立黨上則欲奈祖宗設立言官之良法下則欲陰庇歷年被劾不退之邪徒國是不定士論憤懣臣等昧知人之鑑罪何可逃况澤言今後吏部選科選道尤宜加意詢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方許擬授則臣等理當奪官不言可知亦望聖明通將臣等六科十三道見任者一時盡罷別任賢能以紓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慚臣等不勝至願

遵成憲開言路疏　　汪珊

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因罪新陞僉事史道論奏大學
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駭愕竊謂
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係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
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惑上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
霆之威人臣進言於上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
乃欲摧抑之非社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

之益憲宗初雖誤於聽聞及聞李絳之言幡然後悟
遂成中興令績臣主俱美光昭史冊誠爲可尚大抵
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情
鬱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而後喻
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自公卿大夫
下至媟御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無不照而天下後
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
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
而淮南之謀寢而不發佞惰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
氏猶權惡聞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
正論之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

諷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因
貽禄山之禍唐之社稷瀕危以此言之則言路開塞
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我 聖祖高
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道等官各寄以言
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奏彈劾蓋所以開言路通下
情以防壅蔽之禍以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顓權
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
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發 明詔首開言路崇奬直
言之臣天下忻忻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
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
拼謂澤必導 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 祖宗成法

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夫史道論奏楊廷和其言之是與非自不能逃　聖鑑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夫懲羹者不必吹虀畏噎者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之路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臣等恐臺諫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將畏威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之事誰啟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誰與通隱伏之禍機誰與發其為壅蔽之患豈小小邪澤之言曰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　國殃民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如唐介忠

憤激烈如朱雲者偶有風聞果可抑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科選道尤宜諮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是也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叅奏則是束縛風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逆璫之派弊非復 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不許懐挾己私或為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懐私市恩乎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伏望 皇上仰惟 祖宗之成憲深鑑蒙蔽之隱禍允踐近日之 明詔毋怵於先入誤中之訛言如蒙 特降綸音收回 新命仍遵 祖宗朝故事許

科道官各得敷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時明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銘之死總兵官李隆爲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虐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巳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曾綸御史鄖茂堅田麟等先後交章爲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攄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琳奉　綸音莅治其獄二臣祗承　聖意訊

諸奸黨質諸輿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許銘忠
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
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諸 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
依律以奏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
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
衙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
審咸曰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
罰法司所據惟當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壹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
來說各寫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致疑此不
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

以為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
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
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
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
延偏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
之惡許銘之寃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
者蓋欲威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
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
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
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

避斧鉞復瑣瑣以瞽言進嘗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矣況　陛下平日所託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

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
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
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　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
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
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
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爲恐獄
有究濫薄釋詿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
上體　德意若但求李隆有情往來蹤跡陳九疇備
詳之矣罪犯重輕劉珊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

已矣雖有他能其柰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叛江西之變其爲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爲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凉州人馬来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註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来無乃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爲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爲邀劫之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剌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濮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一一爲陛下陳之稽滯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設有疎虞他日必爲中國大患三也事出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耻四也壞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爲常五也伏乞陛下收回差官之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

之疑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貸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逭憲典之誅殛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待罪言官妄瀆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

而後朋黨之說起必國步之厲階搢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爲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爲君子而亦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爲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況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擯矣檻虎潛復噬之

歲冗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秘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讒胥慼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啟覬覦覬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

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　祖宗之　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成祖文皇帝設為是官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　國初章疏日簡總覽在　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二日擬票由中復霜滋堅氷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

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徙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周知如是哉夫　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觀理虛己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之辯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勑下大小臣工念兹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為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　皇極

國論與輿論不相與同公議與私議無所牴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之盟緣僞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與彈冠之慶小人有所畏而不獲染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 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太平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採輿議以定大計弭遠患疏　　曾忭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事權太重積威所刼愚民死心承順武臣恣肆棰楚平民被殺無敢訟寃又稱留都遠隔江淮將臣權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等議得守備權任委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合行令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喜且懼以此為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深慮

今　聖哲英斷固祈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
緣勲熙廕貲富無倫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勲戚半
屬婚姻勢盛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伏奉　俞旨衆廼
加額嘆曰真大哉　聖人也圖永燭微燕翼垂裕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工廼相
驚愕竊惟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乂知
廼今忽異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
然是議也臣忭叨陪末議竊見諸臣憂深慮遠之意
似有未盡徹于　聰睿者敢繹陳其議惟　陛下赦
其萬死而垂　聽焉竊聞談徙薪之計於火未及然

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清明全
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
未易逆覩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亂
而揆策者誠知夫遏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
文之際諸侯王賓貢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廼逆慮
其強大難制請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
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
廼知逆計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
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工效忠徐鵬舉以庸
才叨靈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遑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齒與

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夾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爲不和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强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古江左建康金陵也長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五代世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金陵爲意又況我　皇祖開基創業根本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侯留都雖

遠在東南非　今日所都　宗廟社稷宮室百官固
具也是即王畿地矣迺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
雖非錫之土徐氏固隱若有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
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
徒見威福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爲
徐氏隸是故虐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
感恩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爲衆所畏附與
大得衆心者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暴皆非　國
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
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偪尊君卑
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

爵而不世其權是以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營兵柄諸功臣猶數易歲更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里外廼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軌也留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 國家初制不啻十倍

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況敢爲　陛下公言乎夫爲徐氏而忍負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死進愚説焉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寛其死臣無任恐懼願望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八終